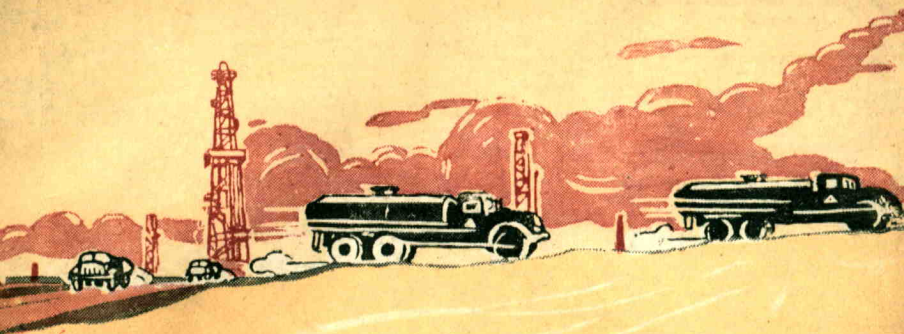




# 克拉瑪依散記

劉謙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I267  
(W) 33

0079876

# 克 拉 瑪 依 散 記

刘 蕭 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0079876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57年•烏魯木齊

30240

## 目 錄

|                    |       |
|--------------------|-------|
| 初訪克拉瑪依.....        | ( 1 ) |
| 克拉瑪依的尖兵——陸銘寶.....  | (11)  |
| 有一天下午.....         | (15)  |
| 第一个旗幟.....         | (21)  |
| 在我們这儿有这样一个小姑娘..... | (28)  |
| 一件小事.....          | (34)  |
| 水源行.....           | (40)  |
| 漫步在克拉瑪依星羣下.....    | (48)  |
| 十七歲的孙师傅.....       | (54)  |
| 海燕.....            | (64)  |
| 嚴寒是可以戰勝的.....      | (72)  |
| 老隊長.....           | (79)  |
| 开辟道路的人.....        | (88)  |

## 初訪克拉瑪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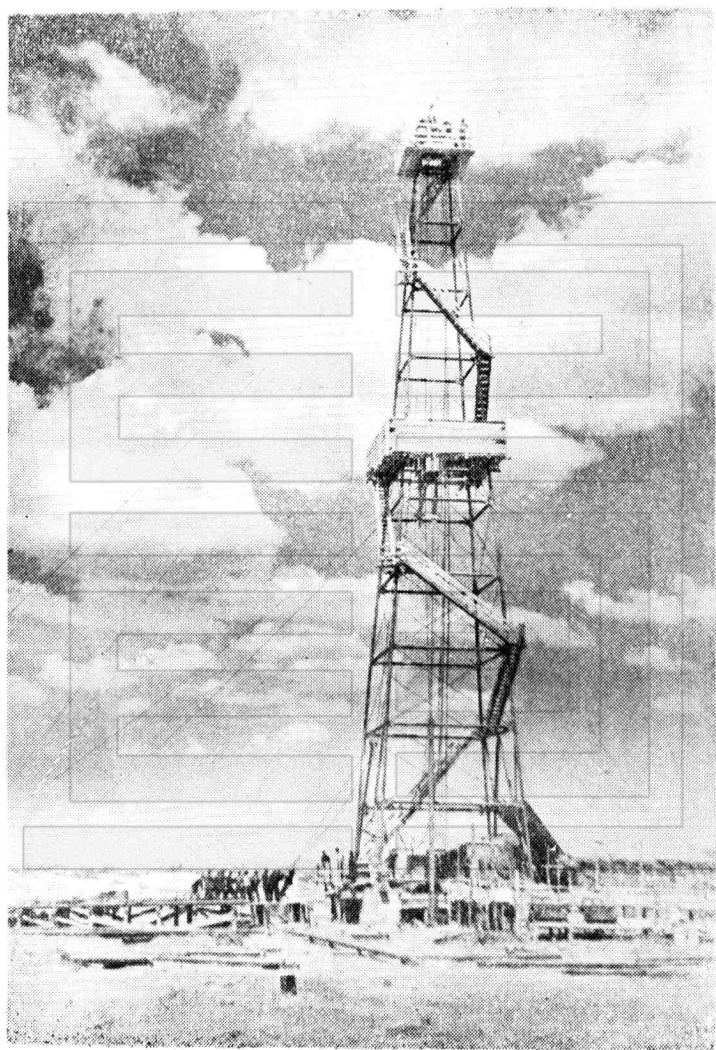
我的心怎么能平靜，當報紙上天天都在傳播着振奋人心的克拉瑪依的捷報的時候，而我和它僅僅相隔四百多公里，快一點一天就能趕到了。

現在，我就正在這條公路上。車以每小時五十多公里奔馳着，公路漫長而平坦。在我的面前，左邊是天山，那終年積雪的天山，又雄偉，又嚴峻，又深厚。右邊是戈壁，是有名的准噶爾盆地，浩浩漫漫，無邊無際，多遼闊，多深邃，可又多么神祕啊！誰知道它到底有多大，它的土壤到底有多少生命力，在它那看不見的深處到底蘊藏着些什麼呢？我們經過了很多村莊，幾座城市，尤其是那整齊的繁茂的生產部隊經營的農場一個和一個毗連着。這一切合起來不過僅僅占了准噶爾盆地的一點邊沿，假如說它是一個巨人的話，這不過是一縷頭髮而已。然而，生產部隊在這兒要修幾座水庫，還要建立幾座大農場，才從河南來的兩萬多名志願墾荒隊員充滿了信心要在這兒安家立業。用不着說，准噶爾盆地對這一切要求都不會吝嗇的。今天，我們最關心的是石油，其實，震驚全國的克拉瑪依也不過是這偉大的盆地的一个西北角。有人會問，既然這個西北角上有

石油，那么，其他地方呢？問得对，这正是我們年青的地質工作者所要解決的問題。一路上，在这里，在那里，我們到处都看見有塔一样高高矗立着的井架，这还都在准噶尔盆地的南沿。北边，据說也有几个野外隊在活动着。在烏魯木齐的时候，我听一位地質学家說，今年，無論如何，我們要派一个隊進到准噶尔盆地的中心——中央地台区去鉆一口井。多么值得歌頌的人，多么值得歌頌的事啊！誰能不預祝他們成功，不盼望他們勝利呢！准噶尔，你浩瀚的海洋，你富饒的海洋，你要給人民產生多少热，多少光，多么大的动力啊！

車过独山子，轉向北开，新修的公路象一根鉆杆一样插進盆地，上千的人在这兒劳动着，就象鉆井台上的工人日以繼夜地讓鉆杆轉动，只要它鉆進到克拉瑪依，那时，黑色的原油就会大量地噴出來，流向需要它的地方。就因为它还没有鉆到目的地，我們走了一截路之后，就不得不在戈壁灘上自己找路走。戈壁多年來被風侵蝕，又被那些野生植物——索索、紅柳这兒一塊、那兒一塊地盤踞着，地弄得凹凸不平，非常难走。

这兒的气候却怪呢！忽陰，忽晴，一天能下几次雨。眼看从阿尔泰山卷來一陣濃云，轉眼之間就冲到我们头頂，暴雨象瀑布一样降下來。不大一会，雨又停了，向东一看，濃重的烏云瀰漫着天空，密密的雨霧籠罩着大地，一条完整的長虹在这黑色的天幕上画了个半圓形，就象从不久的土地里長出來的一样，顏色分外鮮艷，气派又是多大啊！不到这兒來，人怎么能看到这样奇丽的景色？





太陽落山的時候，我們看到了橫亘在面前的成吉思汗山，也隱隱約約看到了一兩座矗立着的井架，我們日夜渴望着的克拉瑪依这不快到了嗎！可到底還是天黑了，車從一個陡坡沖下來，嗬！這哪兒還是戈壁呀！燈火這麼輝煌，汽車這麼擁擠，人聲這麼嘈雜，在這小小的窪地裡，難道这不是一座城市嗎！

從報紙上看到克拉瑪依的名字，至多有一個月，想象是一片光禿禿的，一羣勇敢的人們在向困難作鬥爭。誰想得到有這麼快呀！這兒已經有了發電廠，已經有了縱橫交叉的汽車路，而且還有各種各樣的房子。我們住的是一間木頭房子，後來，我知道，這樣的房子在這兒並不十分受歡迎，中午，天氣熱，木板晒透，房子里邊象蒸籠，而工人們是一天三班制，中午總有一班要休息，這樣的房子是會影響他們恢復精神的。因此，人們又趕着蓋起一批地窩子，把地挖下去，木板釘成牆，架起個屋頂，在房頂或房檐下開窗戶，並不影響室內的光綫。地窩子蓋得再快，也趕不上需要，只好又架起一些帆布帳篷，搭上蒙古包。就這樣，還是不夠住。的確，這兒的發展是飛躍的，交通運輸條件趕不上人口的增加，蓋房子在議事日程上占了重要的地位，生產建設兵團派來了一支建築工程大隊，但木料運不來，木匠也只好打土坯。他們準備在入冬以前蓋好七十幢房子。說起蓋房子，這兒也有一個曲折的過程，在礦上有一個原則，房子不能蓋在油田裡，這是不難理解的，可是這兒的油田，到底哪兒是它的邊兒呢？

在克拉瑪依轉一轉，人就不能不驚訝，這不到了北京

中山公園了嗎？中山公園里，有個地方叫五色土，紅領巾們愛到那兒去，國際友人也愛到那兒去，四四方方一座高台，是五種顏色的土堆砌起來的。父老相傳，這土是古代皇帝費了很多力氣從全中國四面八方邊遠的地方找來的。來到克拉瑪依，原來這兒就有五色土，可能還不止五色，好看呢，一面坡上幾種顏色交錯着，就象畫家的畫布一樣。

來到克拉瑪依，必須看看黑油山，好象這已經成了定例。其實，“克拉瑪依”這個字，翻譯過來就是黑油山，為了便於區別，人們還是管這個地區叫克拉瑪依，管那個山叫黑油山。那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孤山，從山的縫隙里，到處你可以看見黑色的油一滴一滴往外流。前幾年，有幾個解放軍戰士住在这里，在山腳，挖了些小坑，讓油流進去，然後，再把它裝到桶里，一天，可以獲得兩桶油。上山，就象走在柏油馬路上，顏色、形狀，尤其是那被太陽一晒蒸發出來的氣息都一點也不差，不同的就是沒有軋平。這是一座天然的瀝青山啊！

就是這座瀝青山，地質家們不知付出多少夜晚的時間，進行研究，進行爭論，有油呢？還是沒油？有的說，瀝青露頭，就證明構造破壞，油已經跑了，儲量不會多，沒有開采價值；但也有的堅持要鉆探，當然他們的堅持是對的，他們的理論是從蘇聯俄羅斯地台的經驗總結出來的。這里的地質和俄羅斯地台很相象，俄羅斯地台有油，為什麼這里能沒油呢。有一天夜里，我和主任地質師，才從北京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歸來的張愷同志住在一起。他是一個健談而和藹的人。他告我說，這兒的油都儲藏于侏

羅紀地層，但油井不是在這產生的，它產生于天山腳下，在地質學上那兒叫山前窪地，石油這種礦物形成之後是很難固定地停留在一個地方的，它要流動，而流動的趨向又是從低處向高處發展，這兒是地台，要比山前窪地高得多，是適合於這種發展的趨勢的。所以，蘇聯專家斷定這兒有油。現在，事實已經證明了這種論斷。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探邊，也就是說，石油在這兒安下了家，到底它的堂屋在哪兒，天井在哪兒，圍牆又在哪儿？在它遷移的時候，是集體來的呢，還是分散來的呢？它的主体在哪兒，支脈又在哪儿？必須探明這一切，才能作出開采的規劃。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事。

這兒是個新探區，一切都得從頭開始，平地起家呀！誰都知道，化驗室的工作是個細致的工作，設備必須齊全，可李淑廉同志說，她才來的時候，連瓶子都沒有，藥水往哪儿裝呢？沒有藥水拿什麼化驗呢？她到處去找，找來些酒瓶子，罐頭筒子。還是不行呀！只有一張桌子，幾個人擠着辦公，往哪儿放這些瓶瓶罐罐呢？她又找了塊木板釘在牆上。李淑廉缺乏的還不止是瓶瓶罐罐，化驗儀器也沒有啊！固井要用水泥，化驗水泥的儀器沒有，李淑廉自己做；做蒸溜水，也沒有設備，李淑廉還是自己做。也許，你會以為這沒什麼，任何一個過苦日子的家庭主婦都能想得出來。可是，你要知道，李淑廉所想的是個什麼樣的問題嗎？第一汽車制造廠要出汽車，拖拉機制造廠要出拖拉機，眼看我們的祖國就要到處飛奔着自己的汽車，每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都能夠使上拖拉機。可這些汽車，這

些拖拉机又用什么來开动呢？要不，为什么当克拉瑪依發現油田的消息傳到全國，全國人民都为它欢呼，为它兴奋鼓舞呢！在一个晚上，先進生產者頒獎大会上，我認識了李淑廉，这个稍微帶点羞怯神情接过自己应得的獎品的姑娘，夠多么使人尊敬呀！

值得尊敬的当然不止是她一个人，頒獎大会上，工会主席手里拿着那么長的一个名單，念出了四个隊，九个班，八十五个先進工作者的名字。任荣堂井隊是克拉瑪依一盞灯，是他們在这新探区首先展开了快速鉆進运动，創造了日進尺393公尺的紀錄。在克拉瑪依，沒有一个人不喜愛他們，工人們愛他們，因为从他們那里可以学到新經驗。領導上愛他們，因为他們操作安全，不出事故，而且每月都能超額完成任务。專家也喜愛他們，因为他們工作的質量好，差不多的井隊都怕取岩心，而岩心却是專家所最需要的，他們隊取岩心的收獲率是百分之七十四，他們的井鉆進到一千三百公尺的时候，井斜还是零度。因此，專家們在會議上不止一次提到他們的名字。李士順又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人，我喜愛这个由学生出身而又在苏联專家領導下由鉆工鍛煉出來的技师，尽管領導上給他布置工作的时候，他会皺着眉头說很多困难，可是一下去，他又會飯也不吃，覺也不睡，三天三夜不离开鉆台。这个隊在克拉瑪依两个月打了兩口出油最好的井，而第二口僅僅用了十四天的時間。井鉆進得这么快，井鉆的又是这么多，安裝井架的工作也得趕得上才行啊。維吾尔工人烏受尔領導的一个班，接受了苏联專家的建議，采取了整体搬家的办

法，井架是那么高，鋼鉄是那么重，而他們，把它分成几塊，用九架拖拉机拉上它，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們把一口井架的安裝時間从十三天縮短到三天半，你想，那些鉆井工人怎能不用感激的心情称贊他們呢！

先進人物和先進事迹，多得很，說是說不完的。也許，人們还想知道一些他們的生活吧。在这兒，这么多人吃飯不是一件容易事，什么都得从远处运來，物价自然要貴些。党和工会得关心工人的福利啊。一次，在全体干部会上，我就听见只金耀同志說，过油肉五月初是六毛錢一盤，中旬落到五毛，月底变成四毛了。有个同志奇怪地問我，党應該管过油肉嗎？其实，党不但管了过油肉，而且管得比这还多呢，春天，党和行政領導預見到工人需要菜蔬，早就和生產建設兵团小拐農場商量，要他們大量地种菜种瓜，不然，今天我們在这兒又怎么能吃得上青菜呢？

这兒已經有了貿易公司，而且也有書店、邮局和銀行，当然都是侷促的。邮局設在僅能放下兩張床的一間地窩子里，但那到底是邮局，从那儿，你可以得到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从那儿，你也可以把節余的工資寄回家里去。銀行來了，再也找不到地方，挤一挤，暫且和邮局住在一起吧。

这兒，也有文化生活。有一天我听說要演电影，“平原游击隊”这部片子我看过，可我又去了。天刮起了風，工人們說，刮風也不怕，一定看下去。忽然，李向陽的臉拉長了，忽然，李向陽的胳膊变成了翅膀，但工人們一个也沒走。一到星期六的晚上，籃球場就变成了跳舞場，当

然，一边跳，一边还不免要踢出兩塊石头去。女同志太少了，那么，小伙子自己跳吧。

早晨，克拉瑪依的早晨是美丽的。太陽燒紅了东方的云霞，所有的起重机、拖拉机、电測車、放炮車都出动了，轟隆轟隆的声音震醒了克拉瑪依的大地。人們从自己住的地方走出來，伸个懶腰，拿起洗臉盆，走到蓄水池旁。水不是从这儿生出來的，是汽車从远处運來又倒進去的，看样子就象隴东高原上的水窖。当你正在这儿洗臉的时候，你会听見天空蕩漾着清脆而好听的声音，她是那么親切地向工人們致問早安，她說她是克拉瑪依广播站，要广播什么呢？原來是一封信，一个紅領巾寫來的信，听她說得多可愛呀！她說：

“克拉瑪依工人叔叔們，你們好！你們在克拉瑪依辛辛苦苦地工作，你們為祖國生產石油，要提前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我們在学校里學習，也有个小五年計劃。你們的計劃是多出石油，我們的計劃是多拾廢鐵，栽小樹。只要你們能完成計劃，我們也一定要完成計劃。我們還要好好地學習，將來做你們的接班人，開飛機呀！開輪船呀！開火車呀！開汽車呀！出石油呀！……”

唱歌一样的声音震响了克拉瑪依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發出了爽朗的笑声，听呵！孩子都在鼓舞着我們呢！

走吧！送工人上班的汽車已經排列在停車場。你是哪个井上的？上吧！車隊出發了！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 克拉瑪依的尖兵——陸銘寶

克拉瑪依住宅區的第一批房子落成了，會議決定，今天，一部分鉆井工人首先搬進去。這是克拉瑪依的一件大喜事。滿懷着祝賀的心情我趕到那兒，在一幢房子門到碰見了陸銘寶和他的愛人楊立人。我高興地握住陸銘寶的手，問他：“哪間房子是你的？”他笑了笑說：“還得過兩天。”如今他已經是克拉瑪依段的工程師了，得等工人都搬來了再搬，當然，楊立人也得跟他一起來。

我熱愛克拉瑪依，我不能不由衷地感激陸銘寶。當克拉瑪依還是一片無人煙的戈壁時，是他和他的伙伴們在這裡打出了第一口井，到今天，人們還管它叫一號井。是他們第一次揭穿了大地的祕密，是他們給開發這座大油田打下了第一塊堅固的基石，是他們給人帶來了無窮的希望。

你能說這不是一件偉大事業的開端嗎！可是，這燦爛的火花是從這樣一羣年青人身上閃射出來的。就拿陸銘寶來說吧，今年，他才剛剛二十六歲。四年前，畢業於上海中華職業學校，帶着一個年青人所特有的熱情與幻想來到新疆，走上石油工業的戰場。別看他年青，可是去年六月，他就已經是具有鉆探四口井的成績的技師了。當領導上要

选拔一个有經驗有技術而又能掌握全面領導工作的技師去帶領一支鉆井隊孤軍深入到克拉瑪依的時候，就選上了他，在我們的國家，在黨的領導，在蘇聯專家無私的幫助下，年青一代的科學技術工作者生長得夠多么快呀！

艱苦，對於一個青年團員不可能成為阻力，相反的，倒是一種誘導與鼓舞。於是，他到克拉瑪依來了。如果你問陸銘寶，他能告訴你的就是這麼簡單。可是楊立人卻說：“事情並不那麼簡單，當領導上決定了他這新的工作之後，馬上，他就找我來了，他說：‘在我出發之前，咱們兩個結婚吧。’”

“結了嗎？”這是多么有趣的事呀，我追問道。

她點了點頭，然後把身子往床上一歪，沉入幸福的回憶中說：“我怎么能拒絕呢！他，太老實啦。這話呀，他有好幾回啦，想說不敢說。五四年冬天，我們倆在一個井上工作，宿舍也在一幢房子里，上班，下班，他都從我門口過，他沒一回空着過去過，上班，他一定叫我一塊走，下班，他一定陪我進屋來，然後，一聲也不吭，坐在那兒烤火……”

我忍不住要笑，她說的夠多真實，多象我認識的陸銘寶呵，除了在會議上真難得聽到他說話。

但他到底是說了，出發前三天，他們倆請了一個半小時的假，到區里登了記，從住宅科得到一間房子，這是他們生活中的第一個家，一個充滿了幸福和溫暖的家。可是他在这里僅僅住了三天。

陸銘寶和他這由七個民族組成的鉆井隊來到克拉瑪依

时，这儿只有一間木房子，小伙子們决定，把这作为儲存面粉的倉庫，人呢？找个平坦点的地方，把帶來的鋼絲床三个两个并做一排就睡在露天地里。可巧，天就下起了雨。他們拿木板架在床欄杆上，往床上一躺就唱起歌來。看，多么罕見的房屋，多么新奇的生活呀！睡到第二天，要起床，这可就難了，放在床头的衣裳哪去了？噢！原來是夜里刮了場大風。幸虧不远有个窪地，衣裳都給堆在那儿了。

陸銘宝想，人总不能老是露天睡覺呀，蚊子、蒼蠅、牛虻，一天三班制，輪番不休侵害人。吃飯呢，三塊石头支个鍋，風一刮，滿鍋砂土，鍋一歪，一鍋稀飯剩下了一半。要叫人們工作好，得先关心人們的生活。

不久，这片茫茫大地上出現六間木房子，这是人們進攻大自然的第一个立脚点。从此，高聳的井架射出光芒，日日夜夜鉆机不停唱歌，人們一班接一班劳动，鉆杆一寸接一寸向地心鉆進。

但生活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困难象波浪一样汹涌着向人冲击，人們喊：“安下心，扎下根，再困难，不灰心！”

一切風險过去了，这是漫長的三个月，是战斗的三个月呀！鉆头终于打穿目的層，原油象泉水一样噴出來。正在这时，另一件喜事降臨到克拉瑪依，楊立人來了。

小伙子們一起动手，挖了个小地窖。十月，克拉瑪依已經是冬天，而这个小地窖里，人們却呼吸着春天一样的气息。工人們告訴我說，一下班，他們就端着飯碗跑到这儿來。楊立人告訴我說，一冬天，同志們沒叫她打过一次

柴，而火却一直也沒熄滅過。從此，雪原上充滿了歡笑，人們模仿着楊立人的聲音管年青的技師叫“銘寶”，而對她呢？工人們說：“她是開在克拉瑪依的第一朵花。”

今天，踏着陸銘寶他們走過的道路來到克拉瑪依的已經不是少數人，跟在一號井後面排列下來的已經不是很小的數目字，在克拉瑪依，木房子、地窖和帳篷已經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任務，一座新的城市就要誕生。過不了幾天，陸銘寶和楊立人就要搬進新房子，生活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昨天，有人告我說：“楊立人已經懷孕了。”

多好呀！讓我們祝福吧！為她，為將要做父親的陸銘寶，也為我們克拉瑪依城即將來臨的第一個小公民。